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百戰奇略

第一卷

計戰

凡用兵之道，以計為首。未戰之時，先料將之賢愚、敵之強弱、兵之眾寡、地之險易、糧之虛實。計料已審，然後出兵，無有不勝。法曰：「料敵制勝，計險阨遠近，上將之道也。」

漢末，劉先主在新野，三往求計於諸葛亮。亮曰：「自董卓以來，豪傑並起，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。曹操比於袁紹，則名微眾寡，然操遂能克紹，以弱為強者，非惟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眾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民附，賢能為之輔，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、淝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、會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國，而其主不能守。此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土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。劉璋闇弱，張魯在北，民阜國富，不知存恤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覽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外結好孫權，內修政治；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、洛，將軍身帥益州之眾出於秦川，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」先主曰：「善。」後果如其計。

謀戰

凡敵始有謀，我從而攻之，使彼計衰而屈服。法曰：「上兵伐謀。」

春秋時，晉平公欲伐齊，使范昭往觀齊國之政。齊景公觴之。酒酣，范昭請君之樽酌。公曰：「寡人之樽進客。」

范昭已飲，晏子徹樽，更為酌。范昭佯醉，不悅而起舞，謂太師曰：「能為我奏成周之樂乎？吾為舞之。」太師曰：「瞑臣不習。」范昭出。景公曰：「晉，大國也。來觀吾政，今子怒大國之使者，將奈何？」晏子曰：「范昭非陋於禮者，且欲慚吾國，臣故不從也。」太師曰：「夫成周之樂，天子之樂也，惟人主舞之。今范昭人臣，而欲舞天子之樂，臣故不為也。」

范昭歸報晉平公曰：「齊未可伐，臣欲辱其君，晏子知之；臣欲犯其禮，太師識之。」仲尼聞之曰：「不越樽俎之間，而折衝千里之外，晏子之謂也。」

間戰

凡欲征伐，先用間諜，覘敵之眾寡、虛實、動靜，然後興師，則大功可立，戰無不勝。法曰：「無所不用間也。」

周將韋叔裕，字孝寬，以德行守鎮玉壁。孝寬善於撫御，能得人心，所遣間諜入齊者，皆為盡力。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者，遙通書疏。故齊動靜，朝廷皆知之。齊相斛律光，字明月，賢而有勇，孝寬深忌之。參軍曲嚴頗知卜筮，謂孝寬曰：「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。」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：「百升飛上天，明月照長安。」百升，斛也。又言：「高山不推自墮，榭木不扶自立。」令諜人多齎此文，遺之於鄴。祖孝正與光有隙，既聞更潤色之，明月卒以此誅。周武帝聞光死，赦其境內，後大舉兵，遂滅齊。

選戰

凡與敵戰，須要選揀勇將、銳卒，使為先鋒，一則壯其志，一則挫敵威。法曰：「兵無選鋒曰北。」

建安十二年，袁尚、熙奔上谷郡，引烏桓數人塞為害。曹操征之。夏五月，至無終；秋七月，大水，傍海道路不通。田疇請為嚮導，公從之，率兵出盧龍塞，水潦，道不通，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，經白檀，歷平剛、鮮卑庭，東陷柳城。未至二百里，虜方知之。尚、熙與蹋頓、遼西單于樓班、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。八月，登白狼山，卒與虜遇，眾甚盛。公輜重在後，被甲者少，左右皆懼。公登高，望虜陣不整，乃縱兵擊之，使張遼為先鋒，虜眾大潰，斬蹋頓及名王以下，胡、漢降者二十餘萬口。

步戰

凡步兵與車騎戰者，必依丘陵、險阻、林木而戰則勝。若遇平易之道，須用拒馬槍為方陣，步兵在內。馬軍、步兵中分為駐隊、戰隊。駐隊守陣，戰隊出戰；戰隊守陣，駐隊出戰。敵攻我一面，則我兩哨出兵，從旁以掩之；敵攻我兩面，我分兵從後以搗之；敵攻我四面，我為圓陣，分兵四出以奮擊之。敵若敗走，以騎兵追之，步兵隨其後，乃必勝之方。法曰：「步兵與車騎戰者，必依丘陵、險阻，如無險阻，令我士卒為行馬、蒺藜。」

《五代史》：晉將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，恃勇不修邊備，遂失榆關之險。契丹每芻牧於營、平之間，陷新州，德威復取不克，奔歸幽州。契丹圍之二百日，城中危困。李嗣源聞之，約李存審步騎七萬，會於易州救之，乃自易州北行，逾大房嶺，循潤而東。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先鋒，進至山口，契丹以萬騎遮其前，將士失色；嗣源以百騎先進，免胄揚鞭，胡語謂契丹：「汝無故犯我疆場，晉王命我將百萬騎眾，直抵西樓，滅汝種族。」因躍馬奮撻，三人其陣，斬契丹酋長一人。後軍齊進，契丹兵卻，晉兵始得出。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陣，人持一枝以成寨。契丹環寨而過，寨中發萬弩齊射之，流矢蔽日，契丹人馬死傷塞路。將至幽州，契丹列陣待之。存審命步兵陣於後，戒勿先動，令羸兵曳柴、燃草而進，煙塵蔽天，契丹莫測其多少；因鼓入戰，存審乃趨後陣，起而乘之，契丹大敗，席捲其眾自北山口遁去，俘斬萬計，遂解幽州之圍。

騎戰

凡騎兵與步兵戰者，若遇山林、險阻、陂澤之地，疾行急去，是必敗之地，勿得與戰。欲戰者，須得平易之地，進退無礙，戰則必勝。法曰：「易地則用騎。」

《五代史》：唐莊宗救趙，與梁軍相拒於柏鄉五里，營於野河北。晉兵少，梁將王景仁所將兵雖多，而精銳者亦少。晉軍望之色動。周德威勉其眾曰：「此汴、宋傭販耳。」退而告之莊宗曰：「梁兵甚銳，未可與爭，宜少退以待之。」莊宗曰：「吾提孤兵出千里，利在速戰，今不乘勢而急擊之，使敵知我眾寡，則計無所施矣。」德威曰：「不然，趙人皆能城守而不能野戰；吾之取勝，利在騎兵，平原曠野，騎兵之所長也。今吾軍於河上，迫近營門，非吾用長之地也。」莊宗不悅，退臥帳中，諸將無敢入見者。德威乃謂監軍張承業曰：「王怒老將，不速戰者，非怯也。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，所恃者一水隔耳。使梁得舟筏渡河，吾無類矣。不如退軍鄆邑，誘敵出營，擾而勞之，可以策勝也。」承業入言曰：「德威老將知兵，願無忽其言。」莊宗遽起曰：「吾方思之爾。」已而，德威獲梁游兵，問景仁何為？曰：「治舟數百，將以為浮梁。」德威乃與俱見。莊宗笑曰：「果如公所料。」乃退軍鄆邑。德威乃遣騎三百扣梁營挑戰，自以勁兵三千繼之。景仁怒，悉以其軍出，與德威轉鬥數十里，至於鄆南，兩軍皆陣。梁軍橫互六、七里。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：「平原淺草，可前可卻，真吾制勝之地也。」乃使人告德威曰：「吾當為公先，公可繼

進。」德威諫曰：「梁軍輕出而遠來，與吾轉戰，其來既速，必不暇齎糧糗；縱其能齎，有不暇食，不及日午，人馬飢渴，其軍必退。退而擊之，必獲勝焉。」至申時，梁軍中塵起，德威鼓噪而進，梁軍大敗。

舟戰

凡與敵戰於江湖之間，必有舟楫，須居上風、上流。上風者，順風，用火以焚之；上流者，隨勢，使戰艦以衝之，則戰無不勝。法曰：「欲戰者，無迎水流。」

春秋，吳子伐楚。楚令尹卜戰，不吉。司馬子魚曰：「我得上流，何故不吉？」遂戰，吳師敗績。

車戰

凡與步、騎戰於平原曠野，必須用偏箱、鹿角車為方陣，以戰則勝。所謂一則治力，一則前拒，一則整束部伍也。法曰：「廣地則用軍車。」

晉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，為虜所沒。河西斷絕，帝每有西顧之憂，臨朝而歎曰：「誰能為我通涼州討此虜者乎？」朝臣莫對。司馬督馬隆進曰：「陛下若能任臣，臣能平之。」帝曰：「若能滅賊，何為不任，顧卿方略如何耳！」隆曰：「陛下若能任臣，當聽臣自任。」帝曰：「云何？」對曰：「臣請募勇士三千人，無問所從來，率之鼓行而西，稟陛下威德，丑類何足滅者！」帝許之，乃以隆為武威太守。隆募限腰開弩三十六鈞，立標揀式，自旦至日中，得三千五百人。隆曰：「足矣。」隆於是率其眾西渡溫水，虜木機能等以眾萬騎，或乘險以遏隆前，或設伏以截隆後。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，地廣用鹿角車，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，且戰且前，弓矢所及，應弦而倒。轉戰千里，殺傷以千數。隆到武威，虜大人猝跋韓、且萬能等率萬金眾歸，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。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木機能等戰，斬之，涼州遂平。

信戰

凡與敵戰，士卒蹈萬死一生之地，而無悔懼之心者，皆信令使然也。上好信以任誠，則下用情而無疑，故戰無不勝。法曰：「信則不欺。」

三國魏明帝自征蜀，歸長安，遣司馬懿督張郃諸軍，雍、涼勁卒三十萬，潛軍密進，窺向劍閣。蜀相諸葛亮時在祁山，旌旗利器、守在險要，十二更下，在者八萬。時魏軍始陣，幡兵適交，參佐咸以賊眾強盛，非力不制，宜權停下兵一月，以並聲勢。亮曰：「吾統武行師，以大信為本，得原失信，古人所惜；去者束裝以待期，妻子鵠立而計日，雖臨征難，義所不廢。」皆催令去。於是，去者皆悅，願留一戰；住者奮勇，思致死命。相謂曰：「諸葛公之恩，死猶未報也。」臨戰之日，莫不拔劍爭先，以一當十，殺張郃，卻司馬懿，一戰大克，信之由也。

教戰

凡欲興師，必先教戰。三軍之士，素習離、合、聚、散之法，備諳坐、作、進、退之令，使之遇敵，視旌麾以應變，聽金鼓而進退。如此，則戰無不勝。法曰：「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」

戰國時，魏將吳起曰：「夫人常死其所不能，敗其所不便。故用兵之法，教戒為先。一人學戰，教成十人；十人學戰，教成百人；百人學戰，教成千人；千人學戰，教成萬人；萬人學戰，教成三軍。以近待遠，以佚待勞，以飽待飢。圓而方之，坐而起之，行而止之，左而右之，前而後之，分而合之，結而解之。每變教習，乃授其兵，是為將事。」